

Tsutomu Mizukami

雁の寺・越前竹人形



在阴暗处有一块石头，一块不起眼的石头，翻开，底下一样有生物。有蚯蚓，有蝼蛄，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它们在歌唱，在盼着春天。——水上勉

前竹偶

本 水上勉 著
吴树文 译

Tsutomu Mizukami

雁の寺・越前竹人形

越前竹偶

〔日本〕水上勉 著
吴树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前竹偶/(日)水上勉著;吴树文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外国中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21-4992-6

I. ①越… II. ①水… ②吴… III. ①中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813 号

Tsutomu MIZUKAMI

Gan no Tera/Echizen Takeningyô

Gan no Tera/Echizen Takeningyô

Copyright © 1961,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Tokyo
Echizen Takeningyô

Copyright © 1963, published by Chuokoronsha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Japan Writers' Association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作者水上勉照片由日本新潮社提供。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13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出版统筹: 陈 丰

策划编辑: 李建云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董红红

越前竹偶

〔日〕水上勉 著

吴树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e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em.com

总 经 销 处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26,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92-6/I·3921 定价: 29.00 元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説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

加强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

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目录

雁寺 .001

越前竹偶 .099

后跋 .255

以画鸟兽画驰名京都画坛的岸本南岳死于丸太町东洞院一角之居所的里间，是昭和八年^①秋天的事。他的居所是平房，围有黑色板壁。

上了岁数，何况宿疾哮喘加剧，羸弱得状如螳螂的南岳，其晚年可谓苟延残喘，只有神志尚清醒而已。临终时正如在场的众弟子所言，犹如被虫蛀空的枯木委地一般。对于熟悉南岳生前不惜精力，连寻花问柳都倍于常人的人们来说，当更能首肯南岳是如此而死的。南岳在鼾声高响地沉睡了一昼夜后，最后还是喉咙呼噜作响，在苦喘中咽了气。终年六十八岁。

在岸本南岳去世的前一天，准确地说，是十月十九日那天，南岳的妻子秀子恰巧外出未在家，位于衣笠山麓的孤峰庵住持北见慈海来访，说是因慰藉事而顺道来此。慈海和尚颈部裹着白色绸围脖，外披黑色罩衣，当是往某处行罢法事而归，衣摆下面闪露出紫衣^②的衣褶。

“感觉怎样，还好吗？”

慈海和尚在门口见到那面熟的女佣出迎，搭讪地问了一句，自行迈步往里走。和尚来时带有一个矮个子小和尚，看起来不过十二三岁。此时，小和尚也尾随他进了屋。

① 昭和八年是公元1933年。

② 紫衣：即紫色法衣，特授予得道高僧着用。

岸本家乃孤峰庵的檀越，又是檀越名誉总代表，所以和尚如此径直走向里间亦不足为怪。然而，围坐在病榻旁的众弟子当中的大师兄笹井南窗，他正在用湿棉纱滋润着病人的嘴唇，见状不禁蹙眉，认为来者是一大凶兆：师父奄奄一息，医生已认为无可救药，菩提寺^①的和尚却偏在此时造访。南窗面对众人，面露难色。慈海见女佣离屋沿走廊去取茶点，便紧步靠近病人枕边，根本没把众弟子的忧虑神情放在眼里，直视卧床的南岳的脸，再次问道：

“感觉怎样，还好吗？”

嗓音颇大，直冲低低的天花板，反弹进南岳的耳朵里。紧裹丝绸盖被的南岳，连颈部都蒙得严严实实，状如朽木地委身于床。

“是老和尚吗？”

南岳微微地半抬起闭着的眼睑，发出了有气无力的声音。

这倒使一旁的众弟子颇为惊奇。从清晨起，南窗屡屡呼唤师父，南岳始终没有反应。而现在，南岳竟微启干枯的嘴唇，有了嘶哑的搭腔。

“你终于来了。”

“可厌的职务嘛。”

和尚低下硕厚的肩膀，凑近了去俯视南岳的脸，说话的口气傲人。

① 菩提寺：指代代皈依佛教的家庭举办丧葬仪式和佛事的寺院。

“我呀，最不愿的就是来迎候你了。”

和尚说着此话，仿佛此时才发现似的，扫视了一眼坐在这间十铺席大屋里的南窗和另外三名弟子，蓦地放声大笑。笑过之后，他呼唤起小和尚来。小和尚先前就站在檐廊上，瞪大眼睛注视着庭院里缠着发红的葡萄藤的石灯笼。

“喂，慈念。”

听到和尚的呼唤，小和尚惊得一抖，旋过脸来望望屋里。由于入门受剃，小和尚的大脑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凸出的前额、洼陷得厉害的双眼，使小和尚的脸部显得狭小。

“你过来呀。”

慈海和尚招手呼唤。小和尚注意避开地上铺席的边沿，轻步擦地而行。

“这是慈念。昨天行了剃度礼。院子亦打扫得干干净净。可行的话，请务必来寺庙光顾一下。”

顺路造访的原因既像是为此而来，又像是因为收养了侍者前来致意的。南窗定睛凝视着这个大脑袋光溜溜的小和尚的侧脸，觉得来了个颇为阴郁的佛门小学徒。大凡小学徒在寺庙行过剃度礼，按照惯例，须为此事谒见檀越代表。

接着，慈海由床头向走廊方向旋踵而行。此时，南岳再次发出了嘶哑的嗓音。

“老和尚，阿里就拜托你了。她是孤峰庵的孩子哪。”

南岳发出此话的同时，合上了眼睑。看来出声说话对

身体有害，南岳顿时剧咳不停。南窗蹭身向前，一而再地把湿棉纱贴到南岳的嘴上。

慈海回望此番情状，深深点头表示领会，视线同时下移，此时，南岳的脸色已呈草黄色。

“请多保重呀。”

慈海告辞。整个过程只有四五分钟而已。慈海伸手在刚行过剃度礼的小和尚脑袋上抚了一下，踏着碎步匆匆离开了岸本家。

直到第二天，南岳也没开口说过一句话。他忽而鼾声大作，咽喉处呼噜作响，像要窒息似的，旋即又骤然没了声息。到最后咽气时，口唇微启，像是有话想说。众弟子聚精会神地附耳倾听，依稀听得他吐出的话是“阿里”。

众弟子望望床头的秀子师母，秀子正以袖掩面抽泣着，似乎没有听见南岳有话吐出。

南岳临终不忘嘱托的阿里其人，全名叫桐原里子，是南岳在上京区出町花屋二楼养的外室。里子本在木屋町的小餐馆做事，被南岳包养后成了南岳晚年亲密无间的女人。众弟子及慈海和尚也悉知里子其人。桐原里子已有三十二岁，身材娇小且富风韵，那蜂腰柳体，无疑是颇招男人喜欢的类型，何况相当美貌。南岳为何要把这位里子嘱托给慈海呢？略加思索，可知不无缘由。

岸本南岳身体健壮的时期，游学的旅程可远至中国和欧洲，而须殚精竭虑于巨作时，总是借用孤峰庵的书院从事创作，这已形成了习惯。从衣笠山周围至拥有落叶林的

寺庙一带的环境，当是岸本所喜爱的，于是书院也就成了岸本晚年的工作室。大概在十年之前吧，南岳曾在孤峰庵的书院生活过，整个夏季没有染指画事。当时陪伴岸本生活的，就是里子。

“这就是我所画的雁哪。”

岸本领着里子，边走边看那些雁画。从孤峰庵库堂的杉板门扇到通往主殿的走廊，接着是下堂、正殿、上堂，以至四折隔扇的每扇屏门上，无不绘有雁。

泥金的隔扇上，绘有盘根古松，松枝伞张，笼盖于池面，针状的松叶在画上根根分明。群雁或栖于低枝，或正在拍翅。有一只雁腾空而起，白色的腹部在暮天下熠熠生辉；另有一羽则伫立不动，宛如松树枝节的一个部分。既有幼雁，亦有张口承接母雁喂食的雏雁。这些不计其数的雁，均是一色水墨绘就，却无一羽雷同。依稀听得见画家以充满激情的笔触，一丝不苟地画出一羽又一羽的雁来。群雁栩栩如生。

这是南岳竭尽心力的作品，画于两年之前的那个春季。画家本人视为得意之作，也确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

“我死后，此地会有一个雁寺，当成为洛西^①新增的名胜。”南岳已有醉意，勾住里子的颈脖，莞尔而言。

“好像听得见鸣声哪。”

在昏暗的主殿里，里子出神地轻声自语道。南岳则始

① 洛西：指京都西部地区。京都简称“洛”。

终微笑着抚弄着里子的颈脖。

南岳临死将里子嘱托给慈海和尚，当是不能忘怀那年夏季的事。

事实上，彼三人常在书院饮酒。慈海比南岳年轻十岁，却和南岳一样，体态、长相颇为精悍，同里子也很合得来。

“师父，你至少得把耳孔的毛除一除呀。”

里子眯起惺忪的醉眼这么一说，慈海笑笑，望着二人的眼里闪露出好色的眼神。慈海没有妻室。

“师父的眼神很吓人。”里子屡次对南岳说过这样的话。她知道慈海喜欢自己。

慈海同南岳的嗜好相同，谈到女人和酒，无不投机。对于慈海不娶妻室，南岳似乎一直很不满。虽说孤峰庵是灯全寺派的特别寺，但本山境界内的小寺现今都已公然金屋藏娇。所有的寺庙，都在库堂深处私养着女人。南岳当面直言，你这好色的和尚，没有理由坚守独身。但慈海自顾自地笑笑，并不搭腔。南岳纠缠不休时，慈海就答道：

“削发即切断情念也。此非禅家削发之宗旨耶？”

逝者的头七来到，桐原里子跨进了孤峰庵的大门。她身着丧服，白而嫩的纤纤手腕上套着褐色的玛瑙念珠。那天有风，天空阴霾。小松树遍地的衣笠山犹如伏盆，坐落在烟霭中。山麓是一圈缓坡，这时完全呈现为枝叶稀疏的落叶林，而透出红色山土的那些地方，夹有多株红枫，颇为显目。

孤峰庵在山门的侧面开有一个装了铁链的耳门。里子草鞋擦地进入耳门，铁链叮当做响，划破了周围的寂静。闻声出迎的人，是里子不曾见过的慈念。这个长着大脑袋和洼陷眼的小和尚，身穿显得有些过长的单色蓝布夹衣，在木地板上双膝下跪，被身后黑褐色的房柱衬托得完全像个成年人。里子不禁有些不知所措。

“请向老师父通报一声，说出町来人了。”里子站在门口的踏脚石上说道。

“是。”

慈念立即往隐室方向退下。不一会儿，急促的脚步声由里面顺着檐廊而来，身穿白色夹衣、系着角带^①的慈海和尚出迎了。

“请进，快请进。”

里子无限怀念似的望着慈海。里子外表丰满美丽依旧，也许是心理作用吧，但见脸色有些苍白。

看着眼前的里子，慈海和尚喜不自胜，招呼里子进书院。这是足以让里子缅怀起旧事的地方，南岳的葬礼已在此举行过。书院正对着假山和水池，是个幽静的所在，里子伏地，两掌触席，眼圈泛红地说：

“师父，久违了。”

里子没能来参加南岳的葬礼。她表达了自己是在出町花屋的二楼获悉噩耗，亦知道葬礼何时举行，但是想独自

① 角带：男式和服所用的硬而窄的腰带。

前来缅怀故人的意思。

“我早就想来了。师父，我想观赏一下故人的雁画。”
里子不无娇媚地补上一句。

慈海引领里子进入主殿，里子随即来到铺着佛垫的戒坛前。坛上有一块新去世者的灵牌，布置得特别显目。里子屏息而视。

秀岳院南灯一见居士

这是慈海为死者所制的院号法名。这竖着不及一尺^①的长方形木板里，现在已缩寄着岸本南岳的身魂。

里子焚起香，十铺席大的正殿香烟袅袅，白色烟雾在地席上荡漾起来后，南岳画在隔扇上的雁，仿佛也在烟雾中舞动起来，颇为美观。里子顿时觉得南岳当已成佛。

下堂的隔扇的中央处，有两只腹部满是白色茸毛的雁映入她的眼帘。其中的一只，蜷缩在松树洼凹处，正用喙在另一只雁的翅膀下搔个不停。里子欣赏着隔扇上的画，久不离去。此时，身后的慈海说道：

“我说，请这边来，喝一杯补身药酒吧。”

慈海是喜不自禁。里子应邀首次步入六铺席大的隐室。这是慈海的居所。慈海颐指跪着取出坐垫待客的小和尚，对里子说：

① 尺：日本度量衡中长度的基本单位，1 鲸尺约合 37.8 厘米，1 曲尺约合 30.3 厘米。